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緣蓋

河南郭集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陸此馬之真性也

註駑驘各適於身而足

疏齧齒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

毛禦風寒飢即齧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

即舉足而跳躑求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

羈馱阜棧而馬服養之手況萬有參差咸

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不企即

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真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

華

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

義臺猶臺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

殿也言馬之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天

殿無所用之況清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

茅茨安茲獲膺假使丹楹刻楮於我何為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
連之以羈馱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
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

也

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

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剪其毛刻謂削

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馱謂

約前兩脚也阜謂槽檜也棧編木為棧安

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

馬真性而橫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

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

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極飾之

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

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

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驘之力適遲疾之

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

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
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
返哉斯失手莊生之旨遠矣

疏楸街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

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

失常整之以衡軛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筴

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已

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疏埴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

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

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

不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

圓陶者匠人浪為臧否

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

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鷲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

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

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

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

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

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

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

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

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

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

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

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

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

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遣於是，非

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

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隨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

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

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註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

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芒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

接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豈

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

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

闕。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

野獸可羈係而遊，遊鳥鵲巢可攀援而

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

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

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

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除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淳

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

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

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

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贊贊為仁踈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

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

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

是何哉

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

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

人也贊贊用力之貌踈跂矜恃之容澶漫

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奉之行夫淳素道

消澆偽斯起踈跂恃裁非之義贊贊奪偏

愛之仁為漫澶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

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

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

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

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

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

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

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

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

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為華素本崇末於其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

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

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

迹

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

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

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頤相靡怒則

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

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靡摩也順也踈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

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踉蹌而馬之知
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圍
扼驚曼說衡竊纏

疏衡較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

上當顯形似月者也介攝也倪睥睨也圍

曲也驚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

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

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率乎天性不任困

苦是以謫詐萌出睥睨曲頭綏扼抵突御

八竊樂即盜脫籠頭詭術乃吐出其勒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

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

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

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

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

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

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踈跂自矜好

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

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膝固高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也探收緘結膝繩也高關

鈕也鑄鑄鑄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

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

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結繩約

堅固為鑄使不侵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

膝高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夫攝緘膝固為鑄者以備小賊然大盜

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

之守備雖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

積者手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